

论读书

□ 刘海翔

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除了学生,人们很少读书了,但我还是想谈一下自己对读书的认识。

王国维曾经用三句宋词来形容做学问的三种境界,我以为,其实这也是读书和领悟知识的三种境界:

第一种境界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第二种境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而再上一层楼,便是第三种境界了:“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有的书,可能略加浏览就行;有的书,读一遍就够;而有的书,可以细细品味,读一生一世。在读过一段或一篇后,你可以把书放下,好好想一想,用心去体会,细细地回味,然后再捧卷而读。这时你就会发现,开卷有益,你又从书中体会到了新的体验,那时内心的领悟,可谓更上一层楼,满目尽是不同的风光了。

有人说,艺术就是让我们的人生多活几次。同样,读书就像听别人讲他们的人生故事,我们也因此能感受更丰富的人生。

读书就像品茶,虽然茶水的颜色和飘逸的茶香较易辨认,但茶中三昧,却要细细品之,才能体会出茶的禅意。

读书也像旅行,你如果走马观花,那么,看到的相应也就难免粗浅,而如果你放慢速度,在峰回路转间停下脚步,从容欣赏,才能领略大自然给我们的无私馈赠。

读书更像会友,像在精神的世界里和古今中外的作者交谈。如果恰好手捧一卷好书,就好像又遇到一位失散多年的好友,始则正襟危坐,继而手舞足蹈,终于心向往之……

用这几比喻来形容读书,好像还不够。其实,读书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也代表了一个人成长的过程,正如清人张潮在《幽梦影》中所言,“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是阅历之浅深为所得之浅深耳。”一个人喜欢读什么样的书,很能说明其趣味和品性。当然,陶冶性情的书读多了,其正能量自然也就增强和塑造了读者健康的品性,所以人们说,“腹有诗书气自华”。真是一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

古代读书人的理想境界,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现代人,在嘈杂的都市环境中,也许很难找到读书的时间和心境,但开卷有益,抽空翻翻书,应该还是可以做到的。然而,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开放地学,批判地用”,是我一直提倡的方法。

以前写文章,觉得短短的篇幅容易,长篇大论不容易;现在才知道,其实文章写得短小精悍却又言之有物不容易,就像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因为无暇写短笺,所以我写了一封长信。”(I didn't have time to write a short letter, so I wrote a long one instead.)

同样,读书一目十行看很多页容易,从简洁的字句中读出道理来,不容易。

(作者系厦门华厦学院教授)

古韵新咏

怀念霍金

□ 任继周

百骸四肢俱委萎,唯有心灵一簇生。身残不废丈夫志,志坚长存天地情。无外至大连广宇,无小无穷穷微精。佛哉霍公宇宙人,合当化生归冥冥。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

本版投稿邮箱: gmgoodtaste@163.com

从“中国最美的书”到“世界最美的书”

□ 陈红玉

不久前,“世界最美的书”年度评选在德国莱比锡揭晓,中国选送的两部作品《园冶注释》和《茶典》分别荣获“世界最美的书”银奖和荣誉奖。这也是继2016年和2017年之后,连续第三年有两部作品荣膺“世界最美的书”奖项。

“世界最美的书”是由德国图书艺术基金会主办的评选活动,目前这一评选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代表了当今世界书籍文化艺术设计的最高荣誉,中国自2004年开始参与该奖项评比,目前多部作品获奖,其中《梅兰芳戏曲史料图画集》《曹雪芹风筝艺术》《订单》曾分别荣获金奖。获奖作品在当年莱比锡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现身并在世界各地巡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些作品开启了自身从“中国最美的书”到“世界最美的书”的身份转换。

“世界最美的书”到底“美”在哪儿?从对以上获奖作品的品读和细细琢磨之后,我们发现“世界最美的书”,这个“美”字值得回味,这绝不是我们世俗观念中想当然的那个“美”,也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感官上的视觉美感,而是集“形式”与“内容”为一体的美,一种关于美感体验的根本性创新,总而言之,是“大美”,是绚烂之极又趋于无华的“大美”,这种“美”必须经得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

获奖作品的装帧设计给人的审美体验首先体现在其材质、工艺、色彩等形式上的美感。《梅兰芳戏曲史料图画集》是2004年“世界最美的书”金奖作品,这本书采用了宣纸精装的方式,函套的题谱、封面的戏曲人物图画以及线装工艺与书籍内容充分呼应。函套外用深黑灰色纸裱板,题谱五官占据整个画面,函套封面题谱以眉心为画面中心,形成向四面扩张辐射的倾向力,使用压印工艺并对图像进行光处理,营造出强大的美学气场和吸引力。函套内部则选择深灰色水波纹暗红色裱纸,与外部色彩



《梅兰芳戏曲史料图画集》,获2004年度“世界最美的书”金奖

形成撞色并浑然一体,封面处理与函套一致,四个戏曲人物形象错落重组分布于封面左侧,右侧大面积留白,视觉张力也极其强烈。书内页借鉴了我国传统的版式样进行页面布局,文字版式采用“竖排”形式,图片、文字的布局 and 空间达到高度和谐统一,色彩以“红”“黑”“金”三种传统颜色为主,从整体上看,该书的设计充分吸收中国古典装帧工艺与版式传统,从而传递出厚重的民族文化意蕴。

我们常说,创新是设计的灵魂,因此书籍装帧的创意必定是其获奖的最大亮点。《订单》是2016年“世界最美的书”金奖作品,这本书的装帧设计就独具特色,虽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手工线装,但打破常规并开拓性地运用左右1:3的比例线装图书,中间是装订线,左侧自画面分成4本“小书”,右侧为图画的主体部分。版面中的手写文字与自画面头像也是最抢眼的设计表达语言之一,在扉页、内页眉页、书脊的设计中,几乎都运用了漫画头像以及手写要素,这种独特设计极具现代感,在版式节奏上有一种交互体验的感觉,趣味性也很强。内页版面设计灵活布局,自然展现内容,上下文本之间通过留



《园冶注释》,获2018年度“世界最美的书”银奖

白与增加图形元素进行巧妙的连接,来转换时间与空间的推移和微妙变化。对内容进行区隔之后,通过对材料、图片、字体、字号、留白等诸多方面精心有序的排列组合,形成了多样的空间关系,在版式设计中渗透了内容叙述与时空情境,给读者留下无限自由想象空间。在这本书中,装帧设计赋予了形式以强大生命力,让设计来引导读者的阅读方式与体验过程。这或许就是设计创新的根本美学意义

所在吧。

书籍制作的“大美”,最根本的一点在于书籍本是一种特定的民族文化载体。图书设计既要具有现代性,又要创造性地融入民族文化精神,优秀的图书设计必然是现代感与民族特色的统一,作为图书设计师,首先应具备良好的文化修养,具备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传播者。在我看来,获奖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毫无例外地体现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与气质,《梅兰芳戏曲史料图画集》的书籍内容为我国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所藏戏曲图画史料,多为明末清初至民国时期的珍贵藏品,同时,戏剧脸谱及古装戏曲人物画有着独特的审美价值与迷人魅力。再看今年获奖的两部外地作品均是“古书新作”,比如《园冶注释》早已被誉为世界造园学名著,《园冶注释》洋溢着古风古韵,纸张内文隔断版面布局节奏富于变化,给读者带来丰富的阅读体验。

精心创作的民族文化精品才是闪耀全球的世界最美作品,毋庸置疑,“世界最美的书”已经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案例,也是中国优秀图书设计和优秀设计师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中国积极参与“世界最美的书”评选与展览活动,可以促进中国的书籍制作者通过不断与外界的联系交流,在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特质和精髓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美”不仅体现在形式与色彩的视觉层面,更体现在内涵与价值的文化层面,在全球化的今天,如何在文化创新中保持民族特色,这是中国书籍制作需重视的,我们必须自己去探索汉字排列的规律和汉字的视觉肌理,通过现代设计语言运用中国智慧来阐释民族文化,这也是书籍制作与设计的历史重任。

(作者单位: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北京社会科学院基地)

集邮趣

邮票话“红楼”

□ 张雨义

为名著系列邮票设计中的经典之作,不仅被评为当年度的“全国最佳邮票”,而且热销至今,价格更是翻了近百倍。12枚面值共2.28元的套票目前市价200多元,而面值仅2元的小型张“双玉读书”,目前的市场价格已涨至近2000多元,37年间翻了近百倍,涨幅惊人。

时隔33年之后,中国邮政于2014年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一)》特种邮票,这是中国邮政第二次发行相关题材的邮票,也是继《三国演义》《水浒传》之后,第三套四大名著题材系列邮票。不同于刘旦宅创作的1981年版《金陵十二钗》邮票中对人物形象的侧重,《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系列邮票以讲故事的形式,共挑选了《红楼梦》全书中25个经典场景进行描述,每两年发行一组。本轮发行,严格按照小说的故事情节进行遴选。第一组邮票一共4枚,另有小型张1枚。邮票内容分别为贾母接外孙女、乱判葫芦案、刘姥姥进大观园、金锁合通灵,小型张内容为梦游太虚幻境。全套邮票面值为11.10元。这套邮票由著名画家戴敦邦设计,邮票设计由国画大师、水墨雄劲豪放,画面侧重于故事氛围的渲染以及原著中人物性格的刻画,邮票设计室看中,稍加修改后即搬上邮票,刘旦宅因此成为《红楼梦》——金陵十二钗特种邮票的原画作者。

2016年,中国邮政发行了《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二)》特种邮票1套4枚,面值5.10元;小型张1枚,面值6.00元。全套邮票面值11.10元。邮票图案内容分别为:凤姐弄权、龄官画蔷、晴雯撕扇、宝玉受笞,内容取自《红楼梦》全书第十三章至第三十三章;小型张图案为归省庆元宵,内容取自第十七至第十八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荣国府归省庆元宵”。第二组邮票也是由萧玉田先生设计的。他在《红楼梦》原著基础上对服饰和器具的画面进行了“二度创作”。他采用传统中国画工笔重彩仿古绢绘制,以“富丽、清新、典雅、高古”为基调,结合明清两代服饰和清雍正前器皿的特征,将《红楼梦》的五个著名场景进行描绘,人物塑造力求人各有貌,风神各异。整体来看,画面故事感强,色彩古朴细腻,服饰道具准确,场景设计精巧,尤其是小型张《归省庆元宵》的设计,既照顾到场景中众多人物的主次关系,烘托了元宵节的喜庆气氛,同时对不同身份人物的神态刻画也恰到好处。邮票画面色彩绚烂,用线飘逸,布局奇巧,有情有境,与第一组设计风格基本保持一致。

2015年,适值曹雪芹300周年诞辰,中国邮政于当年4月4日发行了《中国古代文学家(四)》纪念邮票一套6枚,表现人物分别为汤显祖、洪昇、孔尚任、冯梦龙、蒲松龄和曹雪芹,全套邮票面值为7.20元。该套邮票由著名国画艺术家高云创作,采用中国传统的工笔技法,线条流畅而劲道,画面古雅而细腻。

诗画题材,本来无所不包。可旧有传统所致,画家触色,或梅、兰、松、竹写高风亮节,或花、鸟、鱼、虫以见性情;诗家落笔,大都“金戈铁马”或“大漠孤烟”,就算“小桥流水”,也为一些“方正”君子所不屑。这样一来,写作题材大为拘束,写着写着,一些生活中常常见到的物件,却极少有人入诗入画的机会。长久下来,似乎某些东西就不能进入诗画这样的“高雅殿堂”。真是莫可名状的情状。

譬如猪,这在多数国人生活中扮演不小角色的动物,却几乎无缘诗画。但事有例外,在气度或风格各异的诗画家笔下,打破常规,引猪入诗进画,虽然有限,可也并非没有。这里,我们便来举一点有限的例子。

据戏剧家熊佛西的回忆,在“新月社”的一次聚餐会上,招饮人徐志摩以为,自古以来似乎没有以“猪”进入吟咏(诗词)之中者。座中博学的梁启超,记起曾在日本与他人玩射覆猜诗谜游戏时,有人举出一句诗来,遮住(覆)第七字,结果大家都猜不中。此时亮出“猪”字,原来如此。此句博学如梁启超竟也不知道,所以便记忆下来。此全句为“夕阳芳草见游猪”。出题者告知,此句本出自乾隆皇帝御制诗。乾隆皇帝爱写诗,一生据说留下诗作三万多首,应当是古人中存世诗作最多(有条件保存)的一位了。可惜质量不高,读过的人甚少,连大学者梁启超也不去费力气,因而不能猜中。不过看来这位皇帝写诗没什么顾虑,大约在游园时看到草丛中放养的猪,便出口成句。“游猪”云云,想当然耳,猪哪有闲暇“游乐”也。

梁启超举出此句后,大家都笑起来。在座的王云(字梦白)和姚华(茫父)两位书画家便以此为题,吟诗作画起来。王梦白主笔画猪,姚茫父补景题诗。画成,梁启超提笔命题。一时间,三名家合作的一幅历史少有的有关猪的画作便呈现出来。这次聚会,也算名家荟萃,据熊佛西回忆,除去招饮人徐志摩、题句及诗、画创作者梁启超、王梦白、姚茫父外,参加者还有胡适、梁思成、陈西滢、凌叔华、林徽因……这次聚会的时间,熊佛西后来撰文记为“新月社”成立之时(1923年左右)。但据后来书画上的记载,此次聚会当在1926年。

当时的画作,后来不知为谁所得。到了第二年,梁启超又记起了这幅画。想着有味,便再请王梦白重新绘制一幅,姚茫父依然将当时诗作题上。待两位完成后,自己大笔一挥,书写题头:“夕阳芳草见游猪”,并在画上记述当时情形:“往在日本须磨浦之菱涛阁为诗谜戏。汤荷庵举此句覆其第七字,合座莫能射得。出原本,则乾隆御制诗也。昨季会食京师新月社席间,以为笑剧,既而梦白、茫父作画题,致有佳趣。茫父一试帖更可诵,故请两君为补写一轴。丁卯秋,启超。”后面盖一“梁”字圆章印。

王梦白的题字简洁:“任公先生属写游猪,即请海正。丁卯六月,王云梦白。”后面钤印。梁启超题:“夕阳芳草见游猪”数字,并跋为乾隆御制句。梦白先生告余此画系某公招饮即席所写,席间因画咏诗,以为古来未有以“猪”字入吟咏者。时任公在座,谓乾隆御制诗曾一度及之,因诵“芳草游猪”之句,并跋记如此云云。”

事之余,他感慨物是人非:“梦白、任公二先生既先后作古,此画遂不知流落何所矣!”这也是他临摹这幅画的重要原因:“客中偶忆此段翰墨因缘,因仿其意作此。离乱以来,书画久疏,未能拟其万一也。”尽管自己谦虚认为临摹画“未能拟其万一也”,可在懂画也见过原画的熊佛西看来,却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熊佛西还由此回忆:“题中所云‘某公招饮’之‘某公’乃新诗人徐志摩也……”

此幅画猪图之外,笔者还在齐白石画集中,见到这位老人的了一幅猪图。此图幅幅不大,上面有猪三只。两只似在逗闹,一只随后跟着。画面仅以数丛绿草随处点染,以简驭繁。题字作“曾牧星塘屋后”。“星塘”是齐白石老家湖南湘潭杏子坞星斗塘,“屋”是他的出生老屋。后落“白石老人制”。不过总体看去,不如前一幅“游猪”图那么鲜活生动。老人虽然小时候放过猪、牛,可到底几十年过去,又不常绘此物,能写出已属难能了。



夕阳芳草见游猪 王云/绘

来到文化人集中的桂林,提起笔来,再次想起了这幅特别画作。时间虽然不过十年光景,可此画命题、作画、写诗的三位大家,均已过世。感叹之余,王羽仪凭借记忆,默临此画,作为对师长的纪念。画毕之后,熊佛西来到画室见到。他曾说:“昨在其(王羽仪)丽卿画室见其近作《夕阳芳草见游猪》一幅,极似(王)梦白当年所写,几乎可以乱真。”数年后默临竟“几乎可以乱真”,印象之深刻,可见一斑。这幅画上,王羽仪有一段题词:

“十余年前,余访故画家羊城王梦白先生于旧京之受壁胡同,见其所作‘游猪’一幅。梁任公先生题:‘夕阳芳草见游猪’数字,并跋为乾隆御制句。梦白先生告余此画系某公招饮即席所写,席间因画咏诗,以为古来未有以‘猪’字入吟咏者。时任公在座,谓乾隆御制诗曾一度及之,因诵‘芳草游猪’之句,并跋记如此云云。”

事之余,他感慨物是人非:“梦白、任公二先生既先后作古,此画遂不知流落何所矣!”这也是他临摹这幅画的重要原因:“客中偶忆此段翰墨因缘,因仿其意作此。离乱以来,书画久疏,未能拟其万一也。”尽管自己谦虚认为临摹画“未能拟其万一也”,可在懂画也见过原画的熊佛西看来,却达到了“可以乱真”的地步。熊佛西还由此回忆:“题中所云‘某公招饮’之‘某公’乃新诗人徐志摩也……”

此幅画猪图之外,笔者还在齐白石画集中,见到这位老人的了一幅猪图。此图幅幅不大,上面有猪三只。两只似在逗闹,一只随后跟着。画面仅以数丛绿草随处点染,以简驭繁。题字作“曾牧星塘屋后”。“星塘”是齐白石老家湖南湘潭杏子坞星斗塘,“屋”是他的出生老屋。后落“白石老人制”。不过总体看去,不如前一幅“游猪”图那么鲜活生动。老人虽然小时候放过猪、牛,可到底几十年过去,又不常绘此物,能写出已属难能了。